

第二十二章 柳絲設計賺狂且 梅萼避仇入庾嶺

二女商量已定。後阿姥途遇荊棘，棘曰：「街上候了你幾日，竟不出來。前日說的話成不成？」阿姥曰：「我說你有話好好說，再沒有不聽的。如今恭喜你，事成了，把謝禮先拿來！」棘大喜曰：「事成後，謝禮必不少。問你許的是那一個？」阿姥曰：「憑你選那一個。但是他們出院使費是有人代出的，你要娶，不可惜錢？」棘曰：「聘金多寡悉聽吩咐！」阿姥伸了兩指，棘曰：「二百金不多，明日親自送來。我前日也曾問過菩薩，說那姓梅的好，就聘了他罷！」阿姥曰：「這個但憑。只是你說家裡大娘時常吵鬧，若娶他到家，不怕淘氣麼？」棘曰：「不妨。我另有一座宅子，離家甚遠。娶他到那裡住，不使家中知道。」阿姥曰：「這才妥帖。」歸告二女，梅曰：「這囚徒他要癩蝦蟆，想天鵝肉吃了。」柳曰：「你不要慌，我弄得他老鼠跳在糠籬裡。」

棘擇日如數備了聘金二百兩，金釵一股，金釧一對，彩緞數端，令人持了親送上門。二女收了聘禮，令阿姥延棘入房。棘先謝罪曰：「前日社飲，偶然席上說起，那一班敝友大家高興，都要來看看你兩位，見房門閉了，他們胡說亂語，多有唐突，都是我賠禮！」言畢，深深唱喏。二女答禮。棘向梅曰：「所求之事，多蒙許諾。些須聘禮，不過少盡意思。明日過了門不愁少用，不愁少穿。舍下田地雖然不多，也有四五十頃，現開著兩個小當舖，還有幾個綢緞店，包得你一生吃著不盡！」阿姥曰：「你究竟娶到那裡？」棘曰：「我前日對媽媽說了，離這裡二三十里地有個莊子，五間明樓，兩邊是大廂房，後面連著小花園。明日便到那裡住下，使用的丫頭小廝都有。」梅萼亦故作婉言相答。茶畢，歡悅出門。阿姥復呼住曰：「姑娘說，雖然收了聘禮，還要遲緩幾天。」棘應諾而去。

柳絲遂令阿姥將送來聘金禮物用包袱一齊包好，畷得荊棘遠出，假作賣畫送至其家。阿姥進門，見沒有人，竟入後堂。看見靠椅上坐著個大胖的婦人，拿了串念珠，口裡喃喃的念佛，一侍兒站在旁邊。阿姥心知是了，近前叫聲大娘，便行個禮，婦人也不動身，但問云：「你這個媽媽是哪裡來的？」阿姥云：「我是賣畫的。」婦人云：「什麼畫？展開來看。」阿姥將包袱放下，先開一卷，婦人看畢云：「都是些山水，那一卷呢？」阿姥又開一卷雲：「這都是人物、翎毛。」婦人云：「怎麼這人物嘴臉鼻子都是沒有的。」阿姥云：「這叫做寫意人物。」婦人云：「這個不好看。倒是這幾張雀兒畫得像，只可惜都是水墨的，太冷淡。」阿姥曰：「上了顏色，那些斯文人就不歡喜。大娘要，明日另送兩幅來看看。」遂將畫捲起。婦人問云：「這包袱裡是什麼？」侍女將包袱提了一提云：「老重的。」阿姥忙曰：「大姐不要動，這裡頭的東西是有人差我送與大娘的。」婦人問云：「什麼東西？那個送我的？」阿姥曰：「有這位大姐在這裡，不好說得，要請大娘到房裡去。」婦人起身云：「你便到裡頭說。」

阿姥將包袱提進房內，問云：「大爺那裡去了？」可就回來？」婦人曰：「他到莊子上去了，只怕到晚才回來。」阿姥曰：「有件事要求大娘，離這裡不遠有兩個姊姊，一個姓梅，一個姓柳。當初原都是院裡人，上年有兩位相公替他兩個贖出身來。如今同住在一處，方才看的畫就是他兩個畫的。」婦人曰：「這倒也聰明。」阿姥云：「你家大爺因為見他聰明又齊整，要討那姓梅的回來做小。」婦人聞言，忽然變色，將念珠放下云：「哦！有這樣事！他們許也不許？」阿姥曰：「他們有人定下的了，為著不肯改口。你家大爺每日叫了些小伙子到他家吵鬧。沒奈何，只得暫時應許了。」婦人怒云：「你這老第奴才，瞞著我幹得好事！就算他們肯了，你怎麼娶得回來？」阿姥云：「大爺說，隔這裡二三十里另有座房子，要瞞著大娘娶到那裡去住！」婦人大怒云：「好膽子，益發無法無天了！他欺侮我沒有耳朵。怪道平空要去莊上修理房子。他們如今叫你來有什麼話？」阿姥曰：「他們打聽得大娘是賢慧修善的，故此將從前有些私蓄差我來盡獻與大娘。要求大娘與他們做主。」遂將包袱打開，逐件取出，又將二百金展開，放在婦人面前。婦人曰：「老媽媽，你且坐下來，我對你說！他要娶妾不是一年了，我若肯讓他娶，還等到今日？我由他憎嫌，他要另討去也不能。」阿姥笑曰：「不好說大爺也對我說來，道大娘不中他的意，又時常吵鬧，好不掃興！」婦人曰：「他說我掃興，瞞了我做事，待我把他的興益發掃個乾淨！只是這件事只要差你來說一聲就是了，何用這些厚禮？他們的東西不是容易得的，收也罪過。」阿姥曰：「大娘不收，他們也不放心，這是斷要收的。」婦人將禮收下云：「媽媽，你回去多多拜上兩個姑娘，叫他們不要心焦。既然許了他，竟和他約下日子，你早些來通知我。」附耳云：「待我如此恁般，包你弄他一個笑聲。」阿姥大悅，取了包袱作別出門，歸告二女。二女大喜，遂與荊棘約定日期，令阿姥報與婦人知道。

荊棘將別院中收拾得齊齊整整，廳上擺下酒筵，邀了許多朋友來看新姨。天色傍晚，婦人單身一人乘轎悄悄先到二女家。二女延入房中，雙雙下禮泣謝。婦人連忙扶住云：「哎喲！折殺我，快些請起！前日承兩位姊姊的厚禮，本欲不收，又恐你們放心不下，我好過意不去。但有句話，今夜的仗不消說是我代你們打了，恐怕老奴受恨，不肯干休，你們須趁早躲避，不然終久要遭他的毒手！」二女甚感。

阿姥候在門外，望見兩對提燈，兩乘小轎，隨著三對從人，都高擎火燎，卻不用吹手。急入門搖手云：「來了，來了！頃刻到門。阿姥安頓眾人外邊坐定，款待茶湯，問云：「來這兩乘轎子何意？」來人曰：「大爺說，那裡不叫伴娘來？要這裡媽媽送去。」阿姥云：「煩眾位替大爺說，家裡只有柳姑娘一個，我脫不得身，這是斷斷去不成的。」眾人坐下一回，催云：「路遠，請早些上轎罷！」婦人戴上蓋頭袱，阿姥呼挽轎進來，來人將轎挽入堂前。阿姥扶了婦人上轎，柳絲故作泣送。眾人看見私語曰：「又是個滿肚油，益發胖得利害。」遂張燈抬轎出門。

阿姥望其去遠，掩門入室。三人拍掌大笑。」梅曰：「雖然解了目前之圍，狂奴受毒，必有一番舉動。再作何計？」柳曰：「且看他來再作道理！」梅曰：「這就差了。此番不比前日，來必受禍。我早已打算端正，勢再不能與你共處。雲家大娘賢慧，你且暫到他家躲避。」柳曰：「你怎麼樣？」梅曰：「我還有個姑娘住在庾嶺，要求阿姥陪我到那裡暫避。」柳絲曰：「與你相依數載，怎忍一旦分手？」梅曰：「身非鹿豕，聚散何常？待石郎回來時節，你務必叫他遣人接我，和你再圖相會，只是有累阿姥。」阿姥曰：「我怕什麼？依我算來，還是回到雲家的是。」梅曰：「阿姥你不曉得，我的意思已決了。但此事以速為主，稍遲半日，便欲避不能。就要阿姥提了燈先到雲家說個明白。我和你明早便買舟出門，叫他隨後接了柳妹去！」

阿姥無奈，提燈走到雲家，敲門進去。碧娘驚曰：「阿姥這時節到來，必有甚要緊事！」時生母亦未寤。阿姥先將荊棘說親，柳絲用計之事細述一遍。生母與碧娘大笑。阿姥又說二人商量避害，梅萼欲往庾嶺。碧娘曰：「說那

人？你叫梅姑娘不要多心，明早我就差人來接。」阿姥曰：「我也是這樣勸他，他執意不肯。」碧娘曰：「我不管，都在你老人家身上。我受了雲相公的托，若今日由他去了，雲相公回來，我怎麼見面？你對梅姑娘說，斷斷使不得！」阿姥應諾回家。

二女在燈前坐待，阿姥將碧娘之言說與梅萼。梅曰：「他是這樣說，我已感他情了，去是斷斷不可！」遂連夜收拾行裝。柳絲知不可挽，將自己衣裳簪珥盡付梅曰：「我到雲家只圖免得飢寒就罷了！姊姊多點東西，萬一缺用，也好典賣應急。」梅曰：「承你憐我，不知可有日子報答你否？」二人一齊掉下淚來。阿姥亦為墮淚，只得再三安慰。收拾完備，遂暫時就寢。

棘自發轎出門之後，與眾賓朋圍坐歡飲。呼家童曰：「把家裡拿來的酒牌取出來，我們行令。」家童將一包送到席上，棘打開罵云：「這狗才昏了！把我的經摺包取來了。」家童曰：「前日明明包的是牌，放在桌上，誰換了包哩？」眾皆大笑。一友取經摺展開，見頭一條帳便是某日某人賒陳醋一壇，戲曰：「恭喜，恭喜！醋賒去了才好娶如夫人。」眾復大笑。

暢飲移時，棘令鼓樂迎至半路。時將夜分，轎到門首。一吹手入門，暗中絆跌一交，將一枝噴吶壓做兩段，連連換了細樂，引轎入堂中。座客離席，棘先問媽媽的轎，眾人依阿姥之言回覆。棘曰：「這也原是，倒是我檢點不到。」隨即親開轎門，婦人忍不住大笑，走出轎來，揭去蓋頭袱，大聲罵曰：「好奴才！以妻為妾，該得何罪？」眾賓認識婦人，一哄而散。鼓樂從人驚得抱頭鼠竄。家童、侍女一個個魂不附體。棘呆睜雙眼，說不出聲來。回身欲往外走，被婦人當胸一把扭住，探手從裙腰下掣出一把小小刀來，對棘曰：「你若要走，我今晚便和你決個雌雄！」棘曰：「罷了，罷了！我被這兩個粉頭賺了！明日與他說話。」

婦人將棘扯入房中曰：「且待我看看新人的房，收拾得好齊整，好新鋪蓋，先待我受用一夜！我被轎子顛了二三十里地，身子乏了，來和你早些睡覺。你不要惱，今晚是你的喜日，且不與你講話。你朝著他家婆子說我掃你的興，這興是你自己要掃的。我不過臉上不如他們兩個，別的還有恁不一樣？我做你的大老婆做得沒趣了，如今倒情願做你的小老婆，省得使心用計謀占別人家的！」棘含憤就寢，勉強奉承。

次日天將明，梅萼呼起阿姥，先出門僱了一隻小船，將行李裝載停當。阿姥收拾了早飯，二女嗚嗚咽咽那裡吃得下去！梅萼欲別，兩人相攜大哭。柳絲扯住衣袂曰：「知道幾時再看見你，叫我怎生放得下手？」梅曰：「你不要傷心，我對你說，去投靠人家，飢寒飽暖須要自己調護，倘有病痛，呼人不應。雲家大娘雖是賢慧，恐人情日久生厭，萬一有一言半語，你須忍氣吞聲，只恨自己命苦罷了！」柳曰：「姊姊金石之言我一一在心，只願姊姊堅守初心，莫負石郎之約。」梅曰：「賢妹你不要疑我，心可剖，志不可移，若有他念，今日何必如此？我到那裡再覓望來音，你切莫忘了！」阿姥別柳，柳曰：「阿姥，一路上全仗你老人家料理。」阿姥應諾，二女痛哭而別。

柳絲轉入房中，一身弔影，四顧淒然，捶胸頓足哭個不止。不一時，碧娘遣人來接。柳絲遂到雲家。書帶在門首看見，急入報曰：「只有柳姑娘來了，梅姑娘沒有來。」柳絲入門，先與碧娘相見。碧娘聞梅已去，乃曰：「我昨晚再三叮囑阿姥，說不可去。柳姑娘，你為何不勸住他？」即欲遣人追趕。柳曰：「梅姊決志欲行，總使追及，必不回來。」碧娘心甚不悅。柳曰：「向蒙大娘周恤，銘心刻骨。今日又來投托，自覺顏厚。」碧娘曰：「姑娘說那裡話？纖毫補助。應該如此。今日遭人欺逼，理宜同到舍下。不知梅姑何意，這般見棄？冒寒出門，實使我放心不下！」隨即引見生母。柳絲拜母，母扶住云：「吾兒薄德，承你姊妹確守成言，受此苦累！老身心實不忍。」柳絲掩淚。

荆棘被其婦管住，數日不得出門，情知二女必然遠逸，私令家人來訪，果見空空一室。棘聞之，暗自切齒。

[返回 >> 水石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